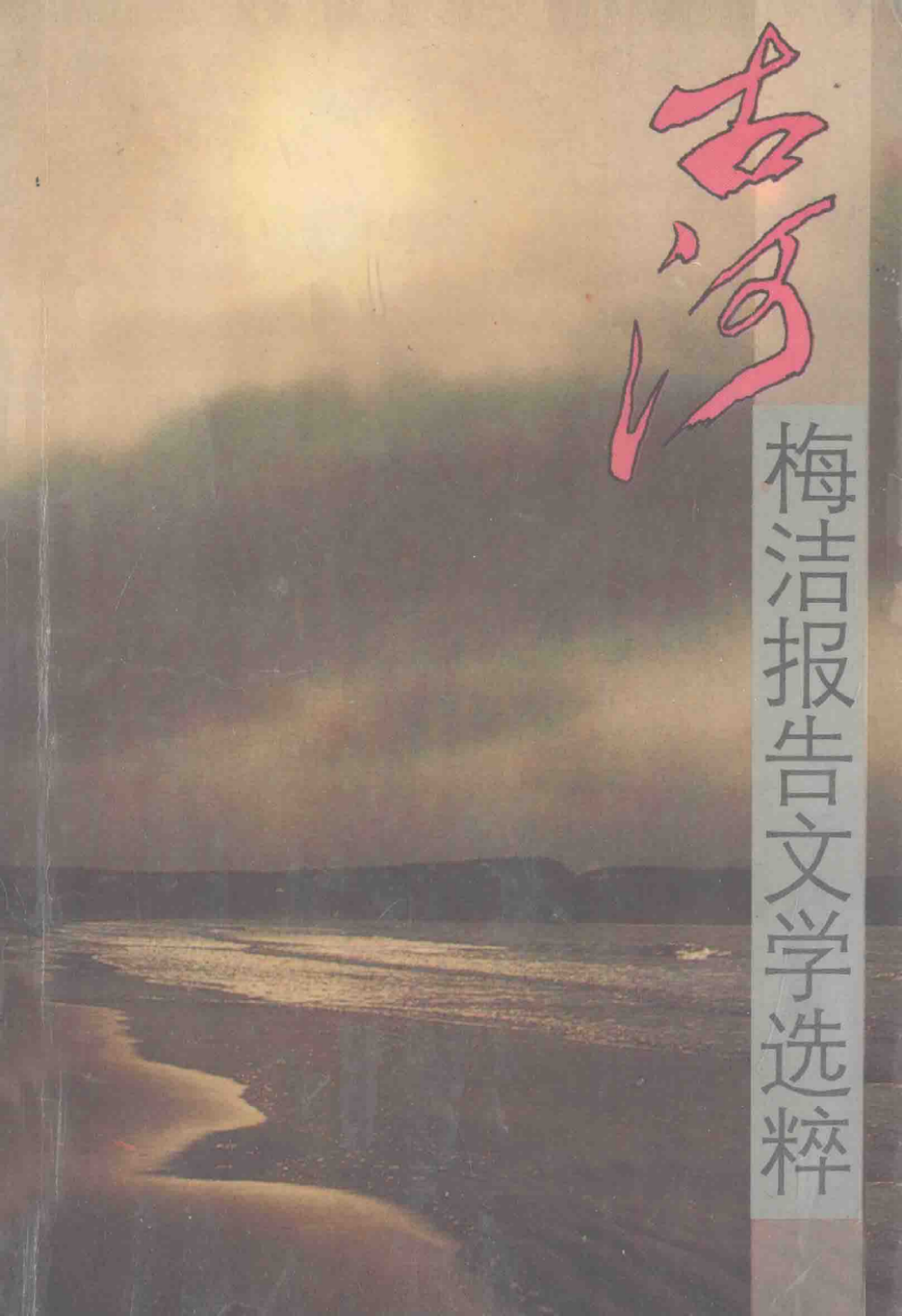




古河

梅洁报告文学选粹

古河

梅洁报告文学选粹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古 河

——梅洁报告文学选萃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阳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 插页 256000 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5354-0823-0
I·684 定 价:10.80 元

我始终认为，在人类的故园，河流永远是最母性最阴柔最祥静的风景。我精神中的“河流情结”告诉我——无论我怎样漂泊，最终我总会找到家园。

——梅 洁





我常常看不见笼罩我们的虚无，同样，也常常看不见吞没我们的无穷。因此，我才有可能将轻弱的思想和纯粹的热忱献给我热爱并同情的大自然和人们。

——梅 洁

内 容 提 要

这是女作家梅洁的又一部新著。她的情感、思想，她对社会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现状的认识、关爱以及忧患都包容在这部作品里。

古老的汉江文化诞生和演绎了女作家的故乡——鄂西北郧阳，而始于五十年代末的一项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又使美丽而祥静的汉江无情地“水葬”了女作家诞生和居住的古城。成为世界移民之盛的郧阳人民如何在荒山野岗度过了20多年刀耕火种的生活？而21世纪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完毕，又有24万郧阳移民再度背井离乡……

永远地失去故乡，是东方文化情感中的大磨难。女作家在受那块苦难而真实的、发着哲学之光的石头照耀之后，完成了《山苍苍，水茫茫——鄂西北论》的长篇报告。评论界视这部作品与《西路军女战士》和《朝鲜战俘记》有同等价值和悲壮美质。

1991年10月，女作家毅然走进地球第四纪冰川期幸存下来的亘古神秘的神农架，当她还从这片寂地走出，站在故乡发现120多万年人类头骨化石的汉江边，仿佛听到了一种远古与现代的什么信息，然后便魔幻般地写就了《走进神农架》……

女作家匆匆穿梭在《中国警察》的队伍之中；又倾尽爱心去探寻那些被上帝遗弃的人们如何度过炼狱般的人生；扭转头，又极其女人般地钻进爱新觉罗·雅茹的两位女儿的被窝，倾听她们“爱被毁灭”的诉说……中国知识分子《神圣的呼唤》以及他们命运的多舛、生存的窘迫，都成为女作家笔下沉重的话题。

《古河》以其对生活丰厚的感悟和思考以及得益于作家散文创作的优秀的语言表述，使这部作品为当代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令人欣喜的范例。

序

雷 达

我真正认真地看梅洁的作品，还是从大型报告文学《山苍苍，水茫茫》而起的，此文确令人惊讶，它不像多以理性见长的报告文学，而是满溢悲壮，一往情深，滔滔乎若大江巨澜，一发而不可收止，七、八万字的长卷，竟如一首无休止符的长歌。我当时想，报告文学也可以这样写吗？一个作家的激情可以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不见衰竭，该有多么深厚的孕蓄？这样的报告文学，可否称之为叙事诗式的报告文学呢？我的确被它打动了，进而产生想了解更多一些梅洁之为人为文的愿望。

的确，很少有人像梅洁这样刻骨铭心地，忧思满怀地，深情无限地眷恋自己的乡土，她对故乡鄂西北倾注的感情，非泛泛的乡愁乡思者可比，这简直就是她的生命根系和精神家园。梅洁曾在故乡度过一段屈辱的童年，黯淡的岁月，她也曾诅咒过这块土地，发誓永不回来。凡是经历过政治劫难的人，不难理解这种怨恨，谁愿意重新勾起昔日的心灵创伤呢？然而，几十年后，当她学会了超越一己的幽怨，重新面对这片苦难而光荣的土地时，她的精神升华了，心胸开扩了，她又一次找到了自己的“家”。这是一

个双向寻找的过程,故乡在寻找失散的游子,游子在寻找生命的根蒂。于是,在《山苍苍,水茫茫》里,我们读到了殷红的鲜血,慷慨的奉献,坚韧的努力,伟大的创业,读到了鄂西北人民用生命谱写的革命和建设的壮歌。任何人都能从这里体验到净化和崇高,获得一种切实的而非空洞的历史感。但这一切都不是靠罗列事实,堆积材料取得的,它通过洋溢着丰沛感情和深刻思索的创作主体折射出来;没有活跃的作者主体,就无法掀起如此的感染力。由此,我们清楚地感到,作家是从鄂西北、神农架、汉江流域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大山和古河哺育和滋润了她,她的心才永远地有了“岸”,有了“根”,她的如潮的激情正是来源于此啊。

收在这部《古河》里的作品,当然并不全是描绘作家故乡的,除了《山苍苍,水茫茫》、《走出神农架》等写鄂西北的作品占据相当份量外,另有《中国警察》、《伤残世界》、《呼啸的山脉》、《神圣的呼唤》等多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这些作品,大多获得过奖励或被广泛转载过,在读者中发生过一定影响。作家特别热衷于探究古老土地的历史奥秘,悉心领悟汉江文化的神韵,对于生态环境,地质科学,人民安危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事格外敏感,作家的一颗爱心,由身边亲人推及故乡父老,由故乡推及民族,再由民族推及对人类命运和人的终极价值的关怀。据我所知,梅洁的创作起于写诗,写诗之不满足,又转攻散文,但无论她的诗还是散文,大多以抒发一己的感遇为主,囿于个人心路上的奋争和苦楚,情调偏于忧伤,这当然自有其审美价值;可是,应该看到,一些气质优雅,才情非凡的女性作家之所以终究难成大气,与她们终其一生只靠内向地挖掘自我写作,不善于扩大自我有关。梅洁的不满足于自我抒发,在写散文的同时转向报告文学,就很值得注意。这既是有效地扩大自我,丰富自我的方式,又是强化文学的社会功能,直接干预生活的勇敢之举。她很能吃苦,为了读懂

读透生活这部大书，长途奔波，深入采访，饥渴劳累她都不在乎。没有发自深心的对生活和文学的挚爱，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因此，我很尊重她的劳动。

写诗和写散文的训练，使梅洁的报告文学具有浓厚的主观化、诗化的色彩，属于以情采和抒发胜者。事实上，她的报告文学又都可以当作很有艺术魅力的散文去读。这既是她的优势，也未尝不是某种局限，情感无节制，或许会阻碍思考的深度。我还想补充的是，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不可能不是他的人生际遇和情感历程的外化，出生于江南，秉赋了汉江灵秀之气的梅洁，却在塞外坝上的旷野度过几十个春秋，两种地域、两种文化的冲撞和激荡，造就了她特有的文风和观察生活的视角，这些只能到她的作品里去发现。

1994.5.4. 写于北京安外

目 录

序	雷 达 1
---------	-------

山苍苍,水茫茫

——鄂西北论	1
走进神农架	96
毁灭	139
中国警察	176
伤残世界	217
选择	269
呼啸的山脉	316
神圣的呼唤	327
灰楼	338

跋	梅 洁 348
---------	---------

山苍苍，水茫茫

——鄂西北论

浩瀚的宇宙在难以想象的岁月中发展、演变。某一个时刻，混沌苍穹突然发出了一种惊天动地的声音。伴随着这声音，苦难的陨落开始了。当一束圣光划破苍穹的黑暗，当悲壮的声响呼啸着自天而降，当这天外造物最终变成一块真实的石头，当石头亿万年守望着一方山水，于是，人们就把这块地方叫做“陨阳”。

陨落总是不祥的。兴许为了冥冥中的某种祈盼，兴许为了避免某种苦难，也兴许为了一种命运的寄望，又在某一个时刻，当地的人们就把“陨”字换了偏旁，写成“郢”字。于是，我的故乡“郢阳”就从远古中走来。千百年来，这块星宿陨落的地方，携带着幸福与苦难，跨越历史，穿越时间。或缄默不语，或深情呼唤；或燃烧似火，或冰冷如岩；或忧或虑，或喜或怨……一块天火淬锻的石头，一块真实而艰难的石头，一块圣洁而发着哲学光芒的石头，照耀着鄂西北那一方天地，那一脉江水，也照耀着我。

无论天涯海角，只要我一个人独自望天望云望夜空中的星月，我就望见了我的故乡——郢阳。

许多人不认识“郢”字，把它念成“员”字；许多人不知道它在版图上属何方经纬；许多人知道道教圣地武当山，却不知道八百里武当正巍巍耸立在郢阳境内；许多人知道第四纪冰川期幸存

的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神农架和神农架里震惊世界的“野人”的传说，却不知道神农架三分之二的面积座落在郧阳境内；许多人知道世界最伟大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却不知道那里记载的 1892 种中草药有 70% 采集于郧阳山区；中国人妇孺皆知秦香莲与陈士美，却不知陈士美是郧阳古均州清正廉明、尊民爱妻的官吏——一幕《铡美案》，实乃千古冤屈泪……

人们知道贺龙、邓仲夏、柳直荀、王树声这些中国革命史上闪光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率领的红三军曾在郧阳建立了拥有 105 个乡苏维埃政府的红色苏区；人们知道国家主席李先念，却不知道他领导的发生在郧阳的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以及中原突围中牺牲的众多新四军和郧阳人民；人们知道中国劳工的律师施洋，知道那位苦难的哲人杨献珍，却不知道他们是诞生在郧阳这块土地上的优秀的生命；人们知道毛泽东的“我失骄杨君失柳”，却不知道柳直荀是中共郧阳房县第一任县委书记……

是的，人们不知道。不知道那里的苍茫群山，不知道那里的渺渺江水。不知道郧阳人民曾为建设中国汽车工业的骄傲“二汽”，建设中国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水库、黄龙水库，建设襄渝铁路、汉丹铁路……献出了 50 多万亩土地、30 多万亩森林，38 万移民背井离乡，告别祖祖辈辈生息的土地；不知道这块曾经养育了千千万万红军、新四军和中国革命的土地，解放后 30 多年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消声匿迹，革命根据地和苏区的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不知道这块土地上拔地而起的三线工业已向国家上缴数百亿元的利税，而截止 1987 年占郧阳地区总人口 40% 多的 126 万郧阳人还没有温饱，它所属的五县一市全部为国务院和湖北省列名的贫困县(市)。

位于鄂西北山区的郧阳，是鄂陕川豫四省交界的中心地区。它北靠秦岭，南接巴山，三千里汉江自西向东穿越全境，八百里

武当横贯东西。郧阳地区含五县一市，以汉江为界，江北有郧县、郧西、丹江口市（原均县）；江南有竹溪、竹山、房县和神农架林区（1982年划归省辖林区）。这里自古为秦楚要道，也为朝廷皇室贬封之地。唐皇武则天贬其子李显到房州（现房县）为庐陵王，庐陵王帐下大元帅薛刚为扶李显回长安登临帝位，在神农架原始森林里的大九湖屯兵百万，导演了历史上著名的“薛刚反唐”；唐太宗李世民之子李泰、孙子李欣、李徽以及宫妃和外孙女等均在郧县封地举行巨大的墓葬。这里山高林密，历朝历代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兵败鄂陕，曾在郧阳屯兵达10年之久。历代的封建统治，军阀混战，兵匪横行，使这里的人民饱经忧患、屈辱、饥寒和战乱，使他们难以生计。愤懑、追求和希望，在他们心中一次次萌生……

1926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小组在杨献珍的家乡郧县安口镇成立，从此，郧阳人民揭开了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1931年1月，蒋介石调兵10万围剿洪湖根据地，红二军团离开洪湖改编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委邓仲夏、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率领红三军转移郧阳地区武当山，800名武当道人冒着生命危险收留照料了300多名红军伤病员，徐本善道长最终被国民党民团头目马老七以“勾通红军”罪残酷杀害。

红军撤离武当山到达郧阳地区房县后，很快成立了房县县委和中共鄂西临时分特委，柳直荀为特委书记兼房县县委书记。房县1万多名青年参加了红色少先队，3000多名房县男儿参加了红军。在以后的征战中，这3000男儿几乎全部牺牲。

1932年2月，红军和游击队撤离房县苏区后，国民党、还乡团对苏区人民血腥镇压，他们用刀砍、矛戳、火焰、活埋、挖心肝、下油锅、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等几十种残酷的刑罚杀害革命干部和红军家属，仅房县被杀害干部1500余人，群众近2000人，全

家被杀绝的达 300 余户，群众失踪 3000 余人。

郧阳地区的均县草店——一个小小的山沟，曾是胡绳、姚雪垠、臧克家、罗叔章、何基隆等一批名流云集的地方。“乡村工作促进会”、“战时教育促进会”、“儿童保育院”等等纷纷从武汉迁址草店。“战时儿童保育院”在抗战时期共抢救收容了 3 万多名难童。均县保育院是最早成立的。500 多名难童在草店吃着均县人民耕种的苞谷、红薯、大米，穿着均县妈妈、奶奶们送来的衣服、鞋袜，在河滩上学文化、学唱歌，然后走向革命、走向战场。

1934 年，红二十五军在郧阳地区郧西县上津建立了鄂豫陕省委以及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红军撤离郧西苏区后，敌人进行了两年多的搜山和大屠杀，匪军所到之处，苏区的干部、游击队和抗捐队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几乎全被杀害。一时间，数千郧西群众人头落地，郧西的土地上，血流成河……

1946 年 7 月，国民党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部队调集了 11 个正规军 26 个师近 30 万人，凭借郧县崇山峻岭的天险和美式装备的精良武器，构筑了数万个碉堡，挖通了 10 万多条战壕，把李先念、王树声率领的 5 万中原部队包围在东西不到 50 公里、南北不到 60 公里的郧县南化塘的深山里。这是一场残酷的恶战。毛泽东当年曾指示：“你们（指中原部队）在那里牵制国民党军队，掩护解放区工作的进展，将来各解放区打胜仗也有你们的功劳。你们现在拖住了国民党 30 万大军，将来即使你们突围时部队被消灭得一个不剩，只要各解放区打胜仗，对你们来说，也是一件伟大的胜利。”于是，上万名新四军战士和郧县人民在“中原突围”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从 1926 年，中国共产党在郧县成立第一个党支部到 1949 年郧阳全境解放，牺牲在这块土地上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达 16 万人。仅解放战争中，郧阳地区就有 6 万名青年积极应征入伍，

近 10 万民工奔赴前线抬担架、送军粮、运送病号、抢送弹药……

历史如烟云而过……

然而，解放 30 多年来，郧阳这块苍山秀水被人们遗忘了。30 年来，在提起鄂豫革命根据地时，就没有郧阳的份！30 多年，郧阳没有被算做革命根据地，没有被算做苏区！没有人提起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流血和牺牲，更没有人知道这块土地迄今的艰难、奉献与贫困！没有人知道南化塘的山民们解放 30 多年吃稻米还十分艰难，挑一担水要走五里、十里山路，许多山民连吃盐的钱都没有。直到 1984 年，南化塘人均纯收入仅有 49 元！多数农户的全部家当，可以一担挑净。

1986 年，为纪念中原突围 40 周年，湖北省老区办拨款 4 万元修建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南化塘的群众和中学生们以无限的虔诚，参加修路、拾沙、植树、种花。中原 5 师 37 团团长、原湖北省副省长、中顾委委员夏世厚找到李先念主席说，郧阳在南化塘修建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中原突围 40 年，当年是您率领我们的，现在您又是共和国主席，请您给题个词。李先念主席当即答应，后又觉题词意义不大，应该写个碑文，把那段历史叙说清楚，让后人知道来龙去脉。于是，他当即责成秘书办理此事。

与此同时，原豫鄂陕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汪峰等五位同志联名给李主席写信，请求把郧阳地区的郧西县划为苏区。李先念看信后，即批文道：“同意。郧阳县也应划为革命根据地，也应划为老区。”李先念说的“郧阳县”，就是解放后才改名的郧县。

1987 年 6 月，郧县县长蒋化春和政府办、县民政局、财政局的负责同志，进京找到那位历经磨难的哲人——郧县老乡杨献珍。杨老给李先念主席写了封信，告诉他，郧县来客了。李主席知道后十分高兴，立即让办公室打电话约见郧县来客。

蒋化春，带着 50 万郧县人民的问候，走进了中南海……

如愿以偿，李主席为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撰写了近 600 字的碑文，徐向前元帅欣然题写了碑名：南化塘革命烈士纪念碑。

也就在那年，郧县终被划为苏区，划为革命根据地，同时被划为全国的贫困县。当这个消息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被《湖北日报》刊登出来时，郧县人民奔走相告：“我们被划为苏区了！”“我们争取上国家的扶持了！”

至此，郧阳地区的五县一市先后被国务院和湖北省列为老区和贫困县。

划为老区，是郧阳人民的光荣，应该高兴，毕竟那是奉献与牺牲的一种认可。可划为贫困县，为什么郧阳人民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呢？不是想伸手要什么，也绝不是“坐、等、靠”，实在是一贫如洗！实在是需要给政策！实在是需要扶持！

战争留下的创伤，极“左”路线带来的漫长年代的贫困，三线建设沉重的奉献，使郧阳人民大伤元气。截止 1987 年，273 万郧阳人民有 126 万人没有温饱；有 12 万人住岩屋、山洞、茅棚；全区 12 岁以上的人口有 193 万，其中文盲、半文盲 84 万多人，比全国的文盲比例高 20%；全区人均总产值只有 602 元，比湖北省人均 1354 元少 752 元；截止 1989 年，全区仍有 34.31 万人、28.51 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全区（除丹江口市外）五县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底，欠发干部职工工资、粮食补贴、副食补贴、奖金等共计 4566.6 万元，五县共有 4.1 万名干部与职工人均欠发达 1100 元以上，竹溪县人均欠发 1600 多元，竹山县人均欠发 1800 元。如果加上教龄补贴、公安津贴、降温、防暑、取暖、下乡补助、医药费等，所欠还要比这多得多！

中共湖北省顾委调查组马良同志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国家都没有欠过

干部工资。现在，经济振兴时期，竟欠发这么多工资，真是意想不到！”调查组另有同志说：“山区、平原、城市干部都是公务员，但山区干部工作条件最艰苦、难度最大，待遇却最低，这是极不合理的！”

许多群众在问：为什么解放 40 多年了，山区还不能脱贫？是郧阳人民人穷志短？是郧阳人民生性懒惰？是那儿的共产党人不率领群众开拓奋斗？

不，都不是！！

上 篇

江岸，如歌如泣

郧阳地区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之一。自 1958 年至 1978 年，国家先后在郧阳境内兴建了丹江水库、黄龙水库、汉丹铁路、襄渝铁路、二汽、东风轮胎厂和其他三线建设工程。这些建设使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国家现在每年可直接从中获得税利达 10 亿元之多。这些建设一方面为郧阳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交通、电力和技术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又造成郧阳地区农业资源锐减、劳动力严重消耗、工业发展失去良机和其他社会问题——

丹江水库和黄龙水库建成后，在发电、防洪、灌溉、航运、保证二汽和十堰市用水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效益。至 1989 年底，共发电 807 亿度，总产值 52 亿元，累计为国家提供利税 35 亿元；拦蓄 1 万个流量以上的洪水 49 次，其中五十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两次。确保了汉江下游农田免遭淹没面积 1450 多万亩，灌